

◀ (上接2版)

薄有诗文几卷,收纳器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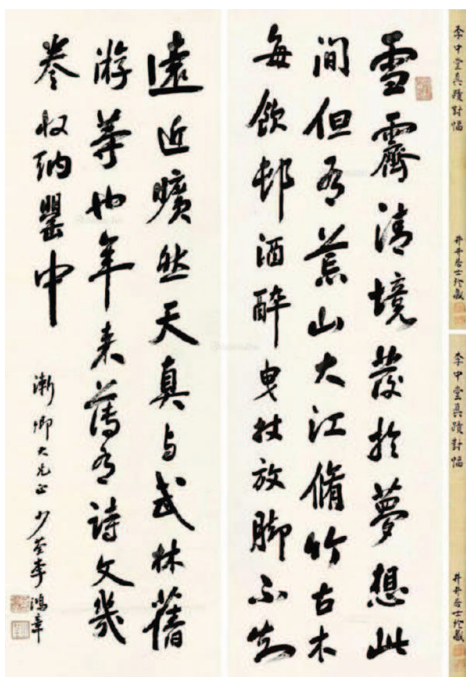
这段话看起来没头没尾,似为节录,而凭借今日方便的电子检索,不难查出,其实为苏轼的两段文字拼合而成。开头至“与武林旧游等也”,大体出自苏轼的《与言上人》,不过,“雪霁”原作“雪霁”,“与武林旧游”之后,原文为“未易议优劣也”。最后两句见于董其昌书苏轼《醉翁操》,未完,原作尚有“幸不散佚”等句。传世书帖中已有将两段合一者,如《巴慰祖摹古帖》,虽然文字最接近,前后两段次序却正相反。这也说明,李鸿章此作不过是将平日习字熟语顺手写来。

更有趣的是,我竟然还在网上搜到了李鸿章这幅书作的原本。出现在上海明轩2015秋季拍卖会上的这件作品,于署名“少荃李鸿章”之上,比摹本尚多出“渐卿大兄正”的上款。受主乃是多次来华、广交晚清名流的日本汉学家兼外交官竹添光鸿(1842—1917)。竹添字渐卿,号井井,故此件拍品的题签记为“李中堂真迹对幅/井井居士珍藏”。虽然竹添也是环翠楼的常客,但李鸿章此作的题赠对象与持有者显非店主铃木。由此也提醒我,楼中此类摹书的文字未必都出自店家所有,其中不乏以相关诗文烘托历史氛围的用意。当然也无可否认,遭遇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,环翠楼的珍本确多有损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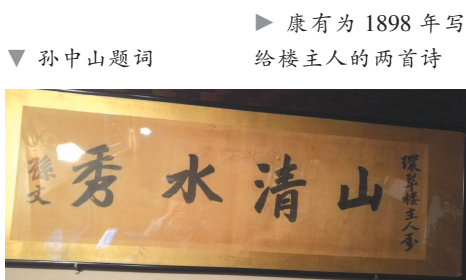
幸好,孙中山以及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墨迹均逃过了这场劫难。康梁之作留待下文细说,应“环翠楼主人属”的题词“山清水秀”,倒正可与孙氏在三河屋旅馆留下的“山水清幽”并观,体现了这位中华民国之父对箱根山水的喜爱。在日本,最常看到的是中山先生题写的“博爱”,而为环翠楼与三河屋所题均关乎山水之美,可见箱根的景色绝佳,亦令革命伟人动心。至于这两幅字写于何时,现有的手迹没有留下线索,旅店介绍材料也未提及。查李吉奎《孙中山与头山满交往述略》一文,可知1918年6月12日,孙中山“在塔之泽环翠楼住了一宿,次日,转赴小涌谷的三河屋旅馆”,直到19日离开箱根[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《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(下卷)》920页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]。那么,环翠楼这张题词的写作时间也可以确定了。

康有为在环翠楼

环翠楼主人毕竟没有让我们失望,一进大厅,熟悉的康体



▲ 李鸿章书赠竹添光鸿的拍品



▼ 孙中山题词

▶ 康有为1898年写给楼主人的两首诗

立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。两轴康有为手书的诗作并列悬挂,让我们意外惊喜。尽管猜想此处可能藏有康氏手迹,但之前既未见有人提起,更不必说目睹。显然,山口教授以我等为康梁研究专家的说辞打动了店主,这才翻出家底,“冒险”将此秘不示人的珍藏公开。

说是“冒险”,并不夸张,卷轴张挂于何处便很让他们费了心思。楼主人特意安排来接待我们的中文导游即告知,为满足我们的请求,而又能够保证康有为书迹的安全,他们决定将其安置在柜台对面的休息区。这样,接待处总有人值班,宝物自然也就时刻在其视线中。我们当然对主人的慷慨出示和周到安排深表感谢。

而康有为这两张手迹也确实值得主人如此珍视,所书两首诗作均写于康氏初到日本流亡的1898年12月,且都是留赠铃木善左卫门的切景之作。题款为“戊戌十月宿环翠楼,夜坐听泉,电灯照月,有感写留铃木君”的一首,全诗如下:

电灯的照楼台,夜展游廊几百回。明明如月光难掇,渺渺微尘劫未灰。风叶一秋疑积雨,瀑泉竟夕隐惊雷。晓珠斗大盈怀抱,数遍银屏过去来。

诗中所咏恰是120年后我们亲临之境:电灯还是那么明亮,游廊仍可漫步,月光同样朗照,甚至秋叶、流泉都一样不少。唯一不同的是,康有为历经劫难而雄心不减,“隐惊雷”既是比拟水石

相激之声,又蕴含了改革力量的积蓄与爆发。因此,不似我们的沉沉入睡,满怀心事的康有为竟是听了一夜风叶、瀑泉的交响,在几百回的往复踱步中,迎来了日光初射。此诗在康有为的定稿中,恰题为《环翠楼浴后不寐,夜步回廊》,只是最后一句有两字改动,作“倚遍银屏数去来”。

1902年10月,弟子梁启超与狄葆贤(号平子)、汤叟(字觉顿)等同游箱根,尚见环翠楼“壁间悬先生手书一轴,即宿此旅馆时所为诗也”。诸人“摩挲环读,不胜今昔之感”。然其于《饮冰室诗话》所录末句与原件出入(见《新民丛报》19号,1902年10月),却合于定本,可见另有出处。

虽然没有明说,但其时梁启超在环翠楼所见康有为诗稿应当尚有一件,即我们同时得观的一篇五古,款题为“戊戌十月,长素父作客塔之泽”。因引录上述七律后,《饮冰室诗话》下一则的主体正是此作,梁氏并称:“南海先生游箱根一句,得诗甚多,《戊戌国变纪事》四首,即成于彼时也。”而“余最爱诵”者实为此篇:

天地大逆旅,家国长传舍。斯人吾同室,疾苦谁怜借?

万方凝秋气,闭户谁能谢?既入帝网中,重重缠络挂。

荆榛蔽大道,涧谷起寸罅。解脱非不能,垢衣吾敢卸?

化身曾八千,惻惻(恒)又税驾。仲尼本旅人,瞿昙乃乞者。我生亦何之,历劫更多暇。信宿席不暖,去住心无挂。



伊藤博文写的环翠楼



灰飞沧海处(变),仍(时)放光明夜。

这篇嗣后正式名篇为《登箱根顶浴芦之汤》的古诗,录入《饮冰室诗话》时,仍有个别字的改易(见括号内)。

由于采用了诗话体例,可以点到即止,梁启超并未说明其“最爱诵”的原因。而通览全诗,一种悲悯众生、奋斗不息的博大情怀确令人感动。遭遇戊戌政变,顽固势力残酷处死了包括胞弟康广仁在内的维新派“六君子”,扼杀了变法大业,康有为本人也被迫流亡国外。在万方肃杀、荆棘蔽地的绝境中,诗人本来也可以自我解脱、自求成佛,但不忍之心最终还是让他选择了如孔子一般席不暇暖、佛陀(瞿昙)一般心无挂碍地行道救世。不仅坦然面对劫难,而且自信能够在沧海巨变之际,为世间带来大光明,康有为的精神强大果然不同寻常。而对于同样亡命天涯的梁启超,读此诗无疑心有戚戚焉,会受到有力鼓舞。

如果检索康有为的《明夷阁诗集》,可知此次箱根行,其所成诗篇至少有如下六题,即《同柏原文太郎、梁任甫、罗孝高游箱根,宿塔之泽环翠楼,浴温泉》《登箱根顶浴芦之汤》二首、《芦湖楼正望富士山》《自宫之下温泉冒雨下山,至塔之泽,仍宿环翠楼》《环翠楼浴后不寐,夜步回廊》与《三宿塔之泽温泉环翠楼》,这还不包括同行的梁启超指认作于箱根的《戊戌八月国变记事》四首。据此,康有为在环翠

楼最少落宿三回。这座旅舍也因此不断在其笔下出现:始则是“我来已孟冬,夜就塔泽宿。温泉疗百疾,我心不可浴。电光夜独照,芳流清可掬。秋心不能收,随之听飞瀑”;再则是从山上下来,“俯见环翠楼,明灯照寒滩。夜听鸣咽声,梦魂绕长安”;最后则为“高楼绝顶成三宿,却忆华清梦未清”(《万木草堂诗集》93—95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)。温泉、电灯、溪流几乎已成为诗中的标配元素,由此构成了康有为记忆中的环翠楼。

此外,从当年日本警察的监视报告中,我们也可以确定康有为此次箱根行的具体日程。1898年12月1日(中历十月十八日)中午12点,康、梁与柏原文太郎(1869—1936,号东亩)同道从东京的新桥乘火车,当夜“住箱根温泉场”。次日,康去热海,梁赴横滨。5日(十月廿二日),二人与罗普(字孝高)同至箱根汤本住宿。梁启超于7日午后13:30离去,康有为与罗普则直到11日(十月廿八日)下午15:10方登火车回东京(见石云艳译《梁启超在日活动秘录》,《梁启超与日本》456—457页,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)。也就是说,与柏原同游的初宿,到康、梁、罗的“仍宿”,中间还隔着康有为的热海之旅。

可能是因为悬挂空间的问题吧,我们见到的并非康有为留在环翠楼的全部墨迹。起码,店家提供的相关历史资料中,便另有一幅康有为1911年的题诗图片:十四年前曾过客,而今三绕地球回。山林郁郁仍环翠,泉瀑潺潺尚隐雷。再卧故居真似梦,新添白发共登台。殷勤地主重谈旧,历劫人天几去来。此诗定本的标题作《再宿塔之泽环翠楼,故室主人铃木持吾旧诗札,只字不遗,口占即赠》,终不如当时所写的题记更为动情:“光绪戊戌,遭变东游,十月宿箱根环翠楼。辛亥八月再宿环翠楼,十四年矣。楼主人铃木君强健如故,话旧殷勤,出吾旧作旧书相示,如梦寐也。再题诗写付之。”面对楼主人珍藏的旧作,康有为即席赋诗也有意采用了和韵,以与14年前的思绪相接。而所和原作正是“写留铃木君”的“浴后不寐”。

虽然环翠楼山水依旧,康有为却已是三绕地球,眼界大开。其日后使用过一方著名的纪行图章“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”,足显其自豪。重访箱根,康有为依次观玉帘泷(在箱根山脚)、上芦之湖望富士山、行旧东海道、过箱根关所,又留下了《游玉帘泷》《再游箱根山顶芦

(下转4版) ▶